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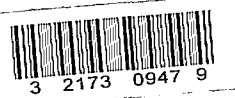
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十卷一號抽印本

燉
煌
捉
季
布
傳
文
王
重
民

民國二十五年二月

MG
1226.3

1
2



敦煌本捉季布傳文

王重民 校錄

敦煌所出「史傳變文」，以余現在所知，已有十種；而以捉季布傳文一篇，傳鈔爲最多，且最爲完整。今分藏於英法兩京圖書館中。民國元年，狩野直喜博士遊歐，從斯坦因抄回殘卷一，存二百四十句，千六百八十字，羅振玉爲印入敦煌零拾中。十三年間，劉半農先生留學巴黎，又抄回殘卷二，(Peiliet 2747, 2081, 2386.) 共存三百四十七句，二千四百二十三字，刊入敦煌綴瑣中。二十年，小島祐馬氏在巴黎又發見三一九七號殘卷子，存三百九十六句，二千七百七十二字，載於氏所著敦煌遺書所見錄中，(支那學六卷二號。) 以補劉氏所闕。余來巴黎，又發見三六九七號卷子，不但爲諸家所未見，且首尾完具，以校諸卷，而諸卷之前後次第以明，以讀傳文，而傳文之異同差謬可定。因定著爲一卷，可繕寫，乃爲之序曰：

漢高祖捉季布事，俱載史記季布傳中。(史記卷一百，列傳卷四十。) 班固又因史公之文，撰入漢書。(布傳在漢書卷三十七，列傳第七。) 此以「傳文」二字名篇，蓋謂本漢書列傳原文而演義之也。漢書季布傳云：「季布，楚人也。爲任俠有名。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迹且至臣家，能聽臣，臣敢進計；即否，願先自剄。」布許之。迺髡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

南走越耳！君何不從容爲上言之？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布匿其所，乃許諾。侍間果言如朱家指。上乃赦布。布召見謝，拜郎中。一而在敦煌本傳文中，則謂季布既被購求，暗投故人濮陽周氏。高祖命朱解爲專使，賁勅文前往濮陽捉布。周氏用布計，賁之於朱解。解返洛陽，月餘，始知所賁乃季布也。大懼，將繫送之朝，又恐懼罪。復用布計，請夏侯嬰、蕭何來飲。季布得間說之。嬰爲奏於高祖，乃釋其罪，拜爲齊州太守。情節與史漢傳文多不合。然正因其此種種不同之點，乃其所以爲小說也。蓋詞人演義史事，藻繪劇情，第一不脫時代色彩，第二加入個人想像，而後方合於社會心理，將死歷史作成活戲劇。如篇中所寫季布夜深潛至周氏堂塔下，周氏夫妻疑是鬼神一節；季布不知新使重到，疑周氏懼罪輕棄一節；朱解深悔誤賁季布，擬繫送於朝一節；高祖既釋季布罪，召其來朝，忽憶前愆，突令武士擒捉，欲置之鼎鑊一節，施之史傳，斯爲瑕累，唱自詞人，的是精彩處。明於此，方足言史傳與俗文之關係也。又朱家於史漢游俠列傳中並有傳，（史記卷百二十四，列傳第六十四，漢書卷九十二，列傳第六十二）而不載朱家名字，諸家注解中亦並未及。此傳文則以朱家爲名解，其說不見載籍，疑詞人誤取游俠傳中之郭解以名朱家也。濮陽周氏，史漢亦不著名字，此傳文中則又一稱周諡，三稱周院長，諡即諡，或氏字之聲誤，院長二字不似名號，不知何所取義。又布所歷官職，傳文稱其在項羽時曾官御史大夫，高祖赦其罪，又拜爲齊州太守，一本作疑因漢書本傳有一布爲河東太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欲以爲御史大夫，高祖赦其罪，又拜爲齊州太守，一本作疑因漢書本傳有一布爲河東太守，兼銜，因而令布兼之。凡此瑣些考據，意在明其演變之由，雖與史漢不合，於詞人吾不敢。

至於捉季布故事演變之歷史，若能博稽載籍，必能見其原委。惜余於此道未曾致力，且客雖欲爲而亦不能爲。友人孫子書君，專精此道，余將以此示之，將來必有大著作也。史記游俠列傳索隱云：「季布爲漢所購求，朱家以布髡鉗爲奴，載以廣柳車而出之。及布尊貴，終不見之，亦高介至義之士；然布竟亦不報朱家之恩。」司馬貞雖未著明所據爲何書，然頗稱季布之義烈，似與任俠已稍異其趣。然則初唐以來，布之風義，已漸擴大矣。又今通行本之劍嘯閣批評西漢演義傳，在卷七「齊田橫義士死節」一回中，於季布事敘說頗略；然稱「布藏於咸陽周長家」，咸陽當是漢陽之誤，其周氏作周長，則似與此敦煌本傳文作「周院長」者，不無蛛絲馬跡之前後線索可尋。按西漢演義傳，明刻本今尚有數種，余既不得校其詳略，而日本內閣文庫藏有元至治刊本平話五種，其末一種爲新刊全相平話前漢書續集，則原應有前漢書正集可知。捉季布事，必見正集中。而其記事，當與此敦煌本傳文爲近，則可斷言也。今恐已佚，莫由證成吾說，斯爲憾耳。至於體例方面，俟於拙作「變相與變文之研究」一文中詳論之。

捉季布傳文全本，共六百四十句，四千四百七十四文。以校羅氏印行之一卷，劉氏刊行之三卷，文字雖有小異，詞句無出入，小烏氏抄卷，則有出入矣。意或詞人演唱時，隨口有修改故耶？又劉氏三卷，今校以全文，並驗其裂痕，確爲同卷，今斷割爲三截。半農先生疑三三八六號卷子，「與前二號字體不類，是另一人所寫」者，非是。（綴頁頁四十一）蓋半農先生因該卷存後題「大漢三年季布罵陣詞文一卷」一行，遂無勇氣以估定實與其所稱爲「季布歌」者爲同卷也。今以三六九

七號全卷爲底本，以甲乙次第餘五卷，校其異文。善者改從之，不善者注於下方，以待論定。茲更詳記所據敦煌卷子如左：

1. 原卷 藏巴黎，著錄號碼爲 Pelliot 3667。共六百四十句，四千四百七十四文全。

2. 甲卷 藏巴黎，著錄號碼爲 Pelliot 2747。共百廿六句，八百八十一文。今有傳刻本，藏敦

煌綴瑣上輯頁二七。

3. 乙卷 藏巴黎，著錄號碼爲 Pelliot 2648。共百九十四句，千三百五十二文。今有傳刻本，

載綴瑣上輯頁三三。

4. 丙卷 藏巴黎，著錄號碼爲 Pelliot 3396。共二十七句，百八十九文。今載綴瑣上輯頁四

一。

5. 丁卷 藏巴黎，著錄號碼爲 Pelliot 3197。共三百九十六句，二千七百七十二文。今有傳

印本，載支那學第六卷二號。

6. 戊卷 藏倫敦，著錄號碼未詳。共二百四十句，千六百八十文。今有傳印本，載敦煌零拾三。

余未見原卷，依傳印本校。然傳印本多失真。

校釋文字，最是難事。以羅氏父子之精於六朝三唐碑版別字而釋僮爲捉（或辭野博士食卒致誤，羅氏父子因之。）以劉半農先生之提倡通俗文學，而將人所共知項羽自刎於烏江之烏江，誤作「

江」（舉此一例以見劉書誤字之多。）則余所校釋，雖力求忠實，其誤解誤釋之處，當尙不免。

黎所藏五卷，爲北平圖書館各攝影一份，冀大雅有以匡余所不逮。又此傳文著作時代，然文中有「四人樂業三邊靜，」一「國泰人安喜氣新」兩句，作人不作民者，則疑非爲避諱。五代去唐未遠，而此種成語，在唐人口中，已成習慣故也。廿五年三月五日重民誌。

捉季布傳文一卷

大漢三年楚將季布罵陣漢王羞耻羣臣拔焉

收軍詞文

昔時楚漢定西秦，

未辯龍蛇立二君。

連年戰敗江河沸，

累歲相持日月昏。

漢下謀臣真似雨，

楚家猛將恰如雲，

各佐本王爭社稷，

數載交鋒未立尊。

後至三年冬十月，

沮水河邊再舉軍，

楚漢兩家排陣訖，

觀風占氣勢相吞。

馬勒鑾珂人繫甲，

名憂勝敗在逡巡。按甲卷始此。

楚家季布能詞說，

官爲御史大夫身，

寫奏霸王誇辯捷，

稱「有良謀應吉辰，

臣見兩家排陣訖，甲卷亦作家，但旁注一軍字。

虎鬪龍爭必損人。損原作捐，依甲卷改。

臣罵漢王三五口，

不施弓弩遣抽軍。「弩原作努，依甲卷改。又甲卷抽作收。

霸王聞奏如斯語，

「據卿所奏大忠臣，

戈戟相衝猶不退，

如何聞罵肯抽軍？抽甲卷亦作收。

卿既舌端懷辯捷，
不得妖言悞寡人！
季布既蒙王許罵，
意似獐龍擬吐雲。
遂喚上將鍾離末，
各將輕騎後隨身。
出陣拋旗強百步，
駐馬攢蹄不動塵。
腰下狼牙掟四羽，
臂上烏號掛六鈞，
順風高綽低牟熾，
逆箭長垂鎖甲裙。
遙望漢王招手罵，
發言可以動乾坤。
高聲直嘍呼：「劉季！」
公是徐州豐縣人。

鈞甲卷作勻。

母解絹麻居村墅，

父能牧放住鄉村。

公曾泗水爲亭長，

久於閭閻受飢貧。

因接秦家離亂後，

自號爲王假亂真。

鷗鳥如何披鳳翼？

鼉龜爭取掛龍麟！

百戰百輸天不佑，

士率三分折二分。

何不草繩而自纏，
總甲卷作縛。

歸降我王乞寬恩；

更若執迷誇鬪敵，

活捉生擒放沒因。」

鼙鼓未施旗依播，

語大言高一聞。

漢王被罵牽宗祖，罵原作馬，依甲卷改。

羞看左右耻君臣。

鳳怯寒鷄嫌樹間，

龍怕凡魚避水昏，

拔馬揮鞭而便走，

陣似山崩遍野塵。

走到下坡而憩歇，

重整戈牟問大臣。

「昨日兩軍排陣戰，

忽聞二將語紛紜，

陣前立馬搖鞭者，

罵詈高聲是甚人？」

問訖蕭何而奏曰：而原作如，依甲卷改。

「昨朝二將騁頑鬪，

凌毀大王臣等辱，

罵讎龍顏天地憤，顏甲卷作威。

駿馬影鞍穿鑲甲。

旗下依依認得真。

只是季布鍾離末。

終之更不是餘人。一之甲卷作諸。

漢王聞語深懷怒。

拍按頻眉口耐噴。

「不能助漢餘枉口。口甲卷作寇。

假政匡邦毀寡人。邦甲卷作君。

寡人若也無天分。

公然萬事不言論。

若得片雲遮頂上。

楚將投來總安存。

唯有季布鍾離末。

火炙油煎未是述。

卿與寡人同記着。

抄名錄姓莫因循。

忽期南面稱尊日，
活捉紛骨細麤塵。」

後至五年冬十月，十甲卷作三。接漢書本紀在十二月。

會核滅楚靜煙塵。

項羽鳥江而自刎，

當時四塞絕芳芸。按即紛紜，下同。

楚家敗將來投漢，

漢王與賞盡垂恩；

唯有季布鍾離末，

始知口是禍之門。

不敢顯名於聖代；

分投逃難自藏身。投甲卷作頭。

是時漢帝興皇業，

洛陽登極獨稱尊。

四人樂業三邊靜，

八表來甦萬姓忻。

聖德巍巍而優武

皇恩蕩蕩盡修文

心念未能誅季布

誅原作追，依甲卷改。

常是龍顏眉不分

遂令出勅於天下

遣捉艱兇搜逆臣

捉得賞金官萬戶

藏隱封刀斬一門

旬日勅文天下遍

不論州縣配鄉村

季布得知皇帝恨

驚狂莫不喪神魂

唯嗟世上無藏處

天寬地窄大愁人

遂入歷山峽谷內

像生避死隱藏身

夜則村墅偷殘饌，
曉入山林伴獸羣。
伴原作半，依甲卷改。

嫌日月，愛星辰，

晝潛暮出怕逢人。

大丈夫兒遭此難，

都緣不識聖明君。

如斯旦夕愁危難，

時時自嘆氣如雲。

一自漢王登九五，

黎庶昭蘇萬姓忻。

唯我罪濃憂性命，

究竟如何問此身。

自刎他誅應有日，

冲天入地若無因。

忍飢受渴終難過，

須投分義舊情親。

按甲卷止此。

初更乍黑人行少，按乙卷止此。

越墻直入馬坊門，

更深潛至堂階下，

花藥園中影樹身。

周氏夫妻惶饌次，

須臾敢得動精神，

罷飯停飡驚耳熱，

捻筋橫匙怪眼瞋。筋原作助，依乙卷改。

忽然起立望門問，問乙卷作聞。

「墻下千當是鬼神，

若是生人須早語，

忽然是鬼奔丘墳，奔乙卷作葬。

問看不言驚動僕，

利劍鋼刀必損君！」損原作損，依乙卷改。

季布暗中輕報曰：

「可相墻下無鬼神！」

只是舊時親分義，
夜送千金與來君。」

周諡按聲而問曰：

「凡是千金須有恩，有乙卷作在。」

記道遠來酬分義，
按記應作既。

此語應虛莫再論。

更深越牆來入宅，

夜靜無人但說真。」

季布低聲而對曰：

「切莫語高動四隣。」

不問未能謔說得，

既蒙垂問即申陳。

深夜不必盤名姓，

僕是去年罵陣人！」

周氏便知是季布，

下堦迎接叙寒溫。

乃問：「大夫自隔闕，

寒暑頻移度數春，

自從有勅交尋捉，

何處藏身更不聞。

季布聞言而涕泣：

「自往難危切莫論。

一從罵破高皇陣，

潛山伏草受艱辛。

似鳥在羅憂翅羽，

如魚向鼎惜歧鱗。

特將殘命投仁弟，

如何垂分乞安存。」

周氏見其言懇切：

「大夫請不下心神。

一自相交如管鮑，

宿素情深舊拔塵。

今受困危天地窄，困原作因，依乙卷改。又危疑當作厄。

更向何邊投莽人？按莽人即某人。

九族潘遭違赦罪，違乙卷作爲。

死生相爲莫憂身。」

執手上堂相對坐，

素飢同澣酒數巡。

周氏向妻申子細，

還道情濃舊故人。

「今遭國難來投僕，

輒莫談揚聞四鄰。」揚原作量，依乙卷改。

季布遂藏覆壁內，

鬼神難知人不聞。不乙卷作莫。

周氏身名緣在縣，

每朝巾幘入公門。

處分交妻盤送飢，按乙卷盤送二字互倒。

禮同翁伯好供勸。

爭那高皇酬恨切，

扇開簾倦問大臣。

「朕遣諸州尋季布」

諸原作之，依乙卷改。

如何累月音不聞，

聞原作問，依乙卷改。

應是官寮心怠慢，

至今逆賊未藏身，」

遂遣使司重出勅，

改條換格轉精懇。

白土拂墻交畫影，

丹青畫影更邀真，

所在兩家圖一保，

察有知無具狀申。

先拆重欄除覆壁，

按丁卷始此。

後交播土更颺塵，

尋山逐水薰巖穴，

穴丁卷作窟。

踏草搜林塞墓門。

察貌勸名擒捉得，

賞金賜玉拜官新；

藏隱一痕停一宿，

滅族誅家斬六親。

斬原卷乙卷並作陣，依丁卷改。

仍差朱解爲齊使，

面別天堦出國門。

增丁卷作恩。

驟馬搖鞭旬日到，

丁卷驟作上，搖作揮。

望捉奸兒貴子孫。

奸兒丁卷作饑人。

來到濮陽公館下，

且述天心宣勅文。

按戊卷始此。

州官縣宰皆憂懼，

捕捉惟愁失帝恩。

其時周氏聞宣勅，

由如大石陷心砦。

由戊卷作猶。

自隱時多藏在宅，

時多丁卷作多時。

骨寒毛豎失精神。

歸到壁前看季布，

面如土色結眉頻，

結丁卷作皺。

良久沉吟無別語，

唯言禍難在逡巡。

季布不知新使至，

丁卷新作專，至作到。

却著言辭怪主人。

「院長不須相恐嚇，

相丁卷作懷。又按乙卷以下斷損。

僕且常聞俗謠云，

古來久住令人賤，

從前又說水煩昏。

類戊卷作頻。

君嫌叨瀆相輕棄，

讀原作讀，依戊卷改。

別處難安負罪身，

安丁卷作藏，負戊卷作有。

結交義斷人情薄，

僕應自然在今晨。

然丁戊卷並作然。

周氏低聲而對曰：

「兄且聽言不用嗔。」

皇帝恨兄心緊切，
專使新來宣勅文。

黃牒分明掟在市，
丁卷黃作皇，掟作帖。

垂賞鎚金條格新，
鎚戊卷作堆。

先拆重棚除覆壁，

後交播土更颺塵。

如斯嚴迅交尋捉，
迅丁卷作命。

兄身弟命大難存。

兄且況曾爲御史，
爲丁卷作官。

德重官高藝絕倫，
倫原作論，依丁戊卷改。

氏且一家甘鼎錢，

可惜兄身變微塵。

季布驚憂而問曰：

「只今天使是誰人？」

周氏報言：「官御史，
報原作保，依丁戊卷改。

名姓朱解受皇恩。

其時季布聞朱解

點頭微笑兩眉分

「若是別人憂性命

朱解之徒何是倫。丁卷作更莫論，戊卷作不足論。

見論無能虛受福。丁卷論作訊，福作祿。

心蠱闕武又虧文。

直饒墮却千金賞，

遮莫高擡萬挺銀。挺丁卷作挺。

皇威勅牒雖嚴迅，迅丁卷作訊。

颺塵揚土也無因。

既交朱解來尋捉，

有計隈衣出得身。衣丁卷作伊，戊卷作依。

周氏聞言心大怪，

出語如風弄國君。如原作而，依戊卷改。丁卷如風作風前。

「本來發使交尋捉，

兄且如何出得身？」

季布乃言：「今有計，有戊卷作日。

弟但看僕出這身。但原作俱，依戊卷改。又丁卷這身作沉輪。

髡髮剪頭披短褐，髡原作元，以意改。

假作家生一賤人。

但道兗州莊上客，客戊卷作漢。

隨君出入往來頻。

待伊朱解迴歸日，

扣馬行頭賣僕身。

朱解忽然來買口，解戊卷作家，忽丁卷作儻。

商量莫共苦爭論；

忽然買僕身將去，忽然丁卷作天饒。

擎鞭執帽不辭辛。

天饒得見高皇面，天饒丁卷作忽然。

由如病鶴再淩雲。由戊卷作猶。

便索剪刀臨欲剪，

改刑移貌痛傷神，刑戊卷作形。

擗髮捻刀臨擬剪，

氣填兇臆淚芬芬。芬芬戊卷作紛紛。

自嗟告其周院長。其丁卷作言。

「僕恨從前心眼昏，

枉讀詩書虛學劍，

徒知氣候別風雲。知原作之，依丁戊卷改。

輔佐江東無道主，道丁卷作得。

毀罵咸陽有道君，

致使髮膚惜不得，

羞看日月耻星辰。漢辰丁卷作乾坤。

本來事主誇忠赤，

變爲不孝辱家門。家門丁卷作尊親。

言訖捻刀和淚剪，

占頂遮眉長短勻。丁卷占頂作苦頂，戊卷頂亦作頂。

炭染爲瘡煙肉色，煙丁卷作動。

吞炭移言語不真。

出門入戶隨周氏，出門入戶丁卷作出衙入縣。

隣家信道典倉身。

朱解東齊爲御史，

歇息因行入市門。

見一賤人長六尺，六丁卷作九。

遍身肉色似煙點。

神迷鬼惑生心買，生心丁卷作商量。

待將逞似洛陽人。皇丁卷作誇。

問：「此賤人誰是主？」

僕擬商量幾貫文。」

周氏馬前來唱喏，

一依前計具咨聞。前計原作錢數，依丁卷改。又聞丁卷作諒。

「市買典倉緣欠闕，市買原作氏買，依丁卷改。

百金即賣救家貧。賣原作買，依丁卷改。

大夫若要商量取，

一衣處分不評論。」衣丁卷作聽，則此當作依。

朱解問其周氏曰：

「有何能得直千金？」

周氏便誇身上藝，

雖爲下賤且超羣。

小來父母心怜惜，

緣是家生撫育恩。

偏切按磨能柔軟，

好衣縹緞着香熏。縹緞戊卷作彩縹。

送語傳言兼識字，

會交伴戀入庠門。丁卷此句作：「會交伴氏入公門。」

若說乘騎能結綰，

曾向莊頭牧馬羣。

莫惜百金但買取，

酌量驅使不頑囂。不戊卷作莫。

朱解見誇如此藝，如此丁卷作身上，

遂交書契驗虛真。

與倉牒帛而允筆，帛戊卷作繡，允原作捐，依丁卷改，然當作吮。

便呈字勢似崩雲。

題姓署名似鳳舞，

書年着月象焉存。焉存下卷作鳥尊，戊卷作鳥存。又象戊卷作若。

上下撒花波對當，

行間鋪錦草和眞。

朱解低頭親看札，

口呿目瞪忘收曆。忘原作妄，依戊卷改。

良久搖輓相嘆美，

看他書札署功勲。署戊卷作置。

非但百金爲上價，

千金於口合校分。千金於口丁卷作萬金隨口。校戊卷作交。

遂給價錢而買得，

當時便遣涉風塵。

季布得他相接引，

擊輓執帽不辭辛。

朱解押良何所似，押良戊卷作相貌。

由如煙影嶺頭雲。按以上四句，丁卷脫。

不經旬日歸朝闕，日戊卷作月。

具奏東齊无此人。

皇帝既聞无季布，

勞卿虛去涉風塵。

放卿歇息歸私第，

是朕寬腸未合分。寬腸丁卷作究憐。

朱解殿前聞帝語，

懷憂拜舞出金門。金丁卷作朝。

歸宅親故來軟脚，故丁卷作情。

開筵列饌廣鋪陳。

買得典倉緣利智，

廳堂誇向往來賓。

閑來每共論今古，按此古丁卷作：「閑時每喚論稽古。」

悶即堂前話典墳。

從茲朱解心怜惜，
時時誇說向夫人。

「雖然買得愚庸使，按此句丁卷作：「雖即買來爲駝使。」
實是多知而廣聞。聞丁卷作文。

天爵帶鉗披短褐，
似山藏玉蛤含珍。蛤丁卷作海。

是意存心解相向，按此句丁卷作：「是珍若也存心腹。」
僕應臺舉別安存。」

商量乞與朱家姓，

脫鉗除褐換衣新。

令既收他爲骨肉，

令交內外報諸親。

莫喚典倉稱下賤，

總交喚作大郎君。按以上四句，丁卷無。

試交騎馬捻毬杖，

忽然擊拂便過人。

馬上盤槍兼弄劍，

彎弓倍射勝陵君。

勒轡邀鞍雙走馬，

蹕身獨立似生神。

按此上四句，丁卷亦無。

揮鞭再騁堂堂貌，

敲鐙重誇檀檀身。

檀檀丁卷作弓弓。

南北盤旋如掣電，

東西懷協似風雲。

朱解當時心大怪，

愕然直得失精神。

按此句丁卷作：「愕然猜卜失聲頻。」

心蟲買得庸愚使，

看他意氣勝將軍。

將軍丁卷作王孫。

名曰典倉應是假，

假原作買，依戊卷改。又丁卷是假作假誤。

終知必是楚家臣。

喚向廳前而問曰：

廳前丁卷作靜房。

「濮陽之日爲因循，

用却百金忙買得，百丁卷作千。

不會子細問根由。

看君去就非庸賤，

何姓何名甚處人？」

季布既蒙子細問，子細丁卷作如此。

心口思惟要說真。

擊分聲恹而對曰：「恁戊卷作嘶。」

「說着來由愁煞人！」

不問且言爲賤士，

既問須知非下人。

楚王辯士英雄將，

漢帝怨家季布身。」怨丁卷作鍾。

朱解忽聞稱季布，

戰灼唯憂禍入門。憂丁卷作愁。

昨見司天占奏狀，按以上三句，戊卷脫。

三台八坐甚紛芸。芬芸戊卷作紛紜。

又奏逆臣星晝現，並戊卷作出。

早疑恐在百寮門。

不期自己遭狼狙，

將此情由何處申。

誅斬解身甘受死。

一門骨肉盡遭遷，按以上八句，丁卷無。

季布得知心裏怕，

甜言美語却安存。

「不用驚狂心草草，按以上二句，丁卷無。

大夫定意但安身。按此句丁卷作：「大夫定魄且安魂。」

見今天下搜尋僕，

捉得封官金百斤。

君但送僕朝門下，

必得加官品位新。」

朱解心蠱無遠見，

擬呼左右送他身。

季布出言而便嚇！丁卷而便嚇作重嚇問。

「大夫大似醉昏昏！」大丁卷作恰，戊卷作便。

順命受恩無酌度，丁卷命作使，恩作趁。

合見高皇嚴勅文。

捉僕之人官萬戶，按以上二句，丁卷無。

藏僕之家斬六親。家斬丁卷作人誅。

況在君家藏一月，

送僕先憂自滅門！」

朱解被其如此說，

驚狂轉轉喪神魂。按此句丁卷作：「添愁怕怖對驚魂。」又轉轉戊卷作展轉。

「藏着君來憂性命，

送君又道滅一門；

世路盡言君足計，足原作是，依丁卷改。

今且如何免禍速？」

季布乃言：「今有計，

必應我在君亦存！

明日廳堂排酒饌，

朝下總呼諸大臣。按此句丁卷作「朝庭邀呼諸重臣」。

座中但說東齊事，

道僕僊尤罪過頻；

僕即出頭親乞命，

脫禍除殃必有門。」

屈得夏侯蕭相至，夏戊卷作鄧。按作夏是，此指夏侯嬰，即滕公也。

登筵赴會讓卑尊。

朱解自緣心裏怯，丁卷自作只怯作怕。

東齊季布便言論。

侯嬰當得心驚怪，得丁卷作下。

遂與蕭何相顧頻。按戊卷止此。

二臣坐上而言說，

「深勞破費昧如珍，如原作而，依丁卷改。

皇帝交君捉季布，

公然藏在宅中存；

設排酒饌應難喫，

久坐時多恐捐人。

時原作特，依丁卷改。

二臣拂手擡身起，

手丁卷作袖。

朱解愁怕轉芳芸。

二相宅門纔上馬，

朱解親來邀屈頻。

邀屈頻丁卷作自邀陳。

「解且宅中無季布，

且願從容酒壹巡。」

侯嬰既說無季布，

按此句丁卷作：「蕭何既見如思語。」

察色聽聲驗取真，

離鞍下馬重登會，

既無季布却排論。

按原卷論旁文又注一倫字。

是時酒至蕭何手，

酒至丁卷作盞到。

動樂唯聞歌曲新。

季布幕中而走出，

起居再拜叙寒溫。

上廳抱膝而呼足，
噓土又灰乞命頻。

「布曾罵陣輕高祖，
布原作而，依丁卷改。

合對三光自殺身。
合原作曾，依丁卷改。

藏隱至今延草命，

恨悔空留血淚痕；

擔德負罪來祗候，

死生今望相公恩。」

二相坐前相搵見，

慙愧英雄楚下臣，
下丁卷作家。

「憶昔揮鞭罵陣日，

低辛鑠甲氣如雲。
低原作頭，依丁卷改。

奈何今日遭摧伏，

貌改身移作賤人。
按此句丁卷有「鶴披鷄翼令心在，虎帶豬皮威猶存」兩句。

爭那高皇酬恨切，

僕且如何救得君？」

季布鞠躬而啓曰：鞠躬丁卷作接聲。

「相公試與奏明君！」

但道曾過朱解宅，

聞說東齊戶口貧，

州官縣宰皆憂懼，

良田勝土並荒榛。

爲立千金搜季布，

家家徒費徒耕耘。徒費丁卷作圖賞。

陛下捨憊休倍足，休倍足丁卷作收勅候。

免其金玉感黎民。

此言奏徹高皇耳，

必得諸州牧勅文。」

侯璜蕭何深蒙計，深蒙計丁卷作皆嗟嘆。

「據君良計大尖新。按乙卷斷損處，至此句復綴。

要其捨罪收皇勅，

半由天子半由臣。」

今日與君應面奏，
後世徒知人爲人。」

蕭何便囑侯嬰奏，

面對天堦見至尊。

具奏「東齊人失業，

望金徒費罷耕耘。

陛下捨德休尋捉，

免其金玉感黎民。」按以上二句，丁卷無。

皇帝既聞人失業，

失聲憶得尙書云：失聲丁卷作愕然。

「民唯邦本，傾慈惠，慈原作資，依丁卷改。

本固寧在養人恩。按此句丁卷作：「本願邦寧四海安。」此本固二字原作奔同，依乙丁卷以意改。

朕聞舊酬荒國土，

荏苒交他四海貧。

依卿所奏休尋捉，

解冤釋結罷言論。」

侯瓔拜舞辭金殿，

來看季布助歡忻。

「皇帝捨德收救了，

君作無憂散憚身！」

季布聞言心更大，

「僕恨多時受苦辛。

雖然奏徹休尋捉，

且應潛伏守灰塵；

若非有勅千金詔，若乙卷作君

乍可遭誅徒現身。」

侯瓔聞語懷嗔怒，

「爭肯將金詔逆臣！」

季布鞠躬重啓曰：

「再奏應開堯舜恩。開乙丁二卷並作聞。

但言季布心頑硬，言丁卷作緣。

不慙聖德背皇恩。乙卷德作聽，背作得。

自知罪濃憂鼎鑊。濃丁卷作鬱。

怕投戎狄越江津。

結集狂兵侵漢土。

邊方未免動煙塵。動煙塵丁卷作被侵吞。

一似再生東項羽。

二憂重起定西秦。

陛下千金招召取。

必能匡佐作忠臣。

侯璽聞說如斯語。

據君可以撥星辰。星辰丁卷作星。

僕便爲君重奏去。

將表呈時潘帝嘆。

乞待早朝而入內。

具表前言奏帝聞。

「昨奏聖慈捨季布。

國秦人安喜氣新。

臣憂季布多頑逆，

不慙聖澤皆皇恩。澤原作宅，作乙丁卷改。又皆皇恩，丁卷作語乾坤。

陛下登朝休尋捉，

怕投戎狄繼江津。越江津丁卷作扇邊隣。

結集狂兵侵漢土，

邊方未免動灰塵，

一似再生東項羽。

二憂重起定西秦。憂乙丁兩卷並作如。

臣聞季布能多計，

巧會機謀善用軍，

摧鋒狀似霜凋葉，狀丁卷作恰。

破陣由如風卷雲。

但立千金招召取，但立丁卷作伏願。

必有忠貞報國恩。報原作保，依乙丁卷改。

皇帝聞言情大悅，

「勞卿忠諫奏來頻！」

朕緣爭位遭傷中，遺傷中丁卷作相持久。

變體油瘡是箭痕。按此句丁卷作：「遍體猶存刀箭痕。」

夢見楚家猶戰酌，

況憂季布動乾坤。

依卿所奏千金召，

山河爲誓典功勲。」

季布既蒙賞排召，

頓改愁腸修表文。

表曰：

按丁卷無表曰二字，並下三句，而有：「臣聞天作孽猶何，自作僥尤合分身」兩句。

「臣作天尤合分身！」作原作昨，依乙卷改。

臣住東齊多朴真！住原作位直原作直並依乙卷改。

生居陋巷長蓬門，

不知陛下懷龍分，

輔佐江東狼虎君。

狂謀罵陣牽宗祖，

自致煎熬鼎鑊延。

陛下登朝寬聖代，

大開舜日布堯雲。

罪臣不煞將金詔，

感恩激切卒難申。

乞臣殘命歸農業，

生死樂華九族忻。」

當時隨來於朝闕，

所司引對入金門。

皇帝卷簾看季布，

思量罵陣忽然嗔。

遂令武士齊擒捉，

與朕煎熬不用存。

臨至捉到蕭牆外，

季布高聲殿上聞。

「聖明天子堪匡佐，

謾語君王何是論！

何是丙卷何處，丁卷作不可。

按丁卷此句下有：「一似涸魚重遇水，二如寒草再逢春」兩句。

按此句丁卷作：「當時隨表朝門下。」

按乙卷止此。

按丙卷始此。

丙卷與作以，丁卷煎熬作油煎。

分明出勅千金詔，
賺到朝門却殺臣。
臣罪受誅雖本分，
陛下爭堪後世聞！
皇帝登時聞此語，
迴嘆作喜却交存。
「憐卿計策多謀倖，
舊惡些些惣莫論，
賜卿錦帛并珍玉，
兼拜齊州爲太君！
放卿衣錦歸鄉井，
光榮祿重貴宗親。」
季布得官而謝勅，
而丙卷作如。
拜舞天堦喜氣新。
密報先從朱解得，
報原作保，依丙卷改。
明明答謝漢陽恩。

敲鐙謳歌歸本去，
搖鞭喜得脫風塵。
若論罵陣身登貴，
萬古千秋祇一人。
具說漢書修製了，
莫道詞人唱不真。

10/10/257
(3)